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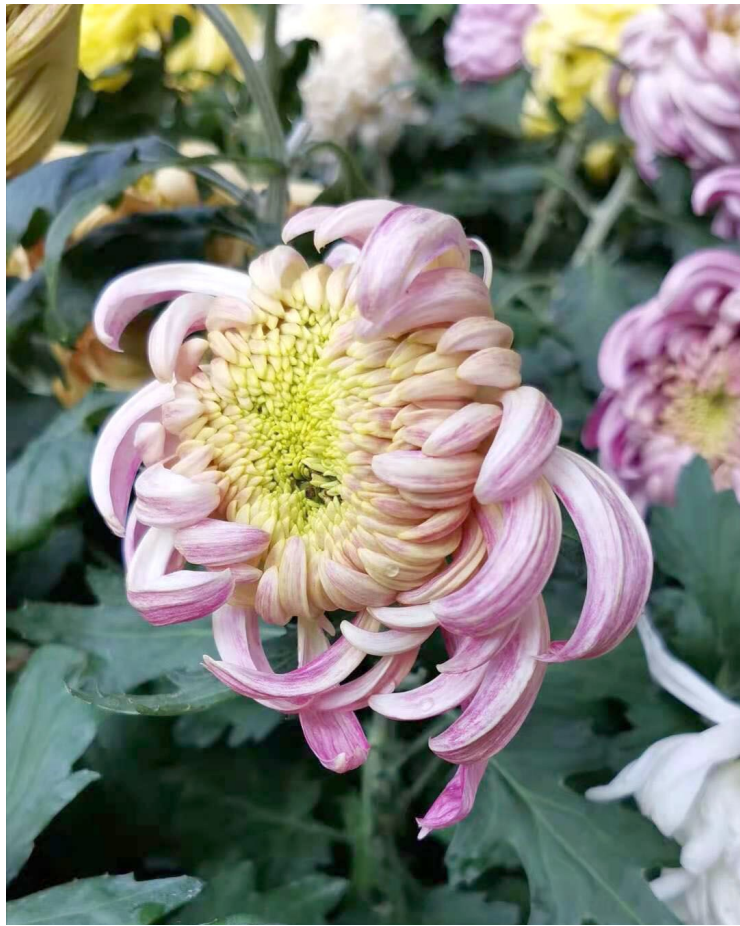
口述民俗

万人空巷的人民公园菊展 老成都人难忘的秋日记忆

“朝饮木兰之坠露兮，夕餐秋菊之落英。”“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。”“轻肌弱骨散幽葩，更将金蕊泛流霞。”……

数千年来，古代文人骚客写下无数关于菊花的诗句，其高雅的品格备受推崇。而在成都，对于菊花的喜爱延绵了上千年。当下正值深秋，倘若走进成都人民公园，便能看到千姿百态的菊花盛开，每年来这里逛菊展、赏菊花，已经成为老成都人深植于心的城市记忆。

“上联：观来蜀气雄碑在；下联：归去黄花数日香。”在成都生活了70余年的民俗专家刘孝昌，至今仍记得这副曾张贴在人民公园的对联，也能清晰地回忆起自己学生时代，来菊展欣赏形态万千的菊花的情景。“每年菊展，成都人可谓倾巢而出、拖家带口，就为了去人民公园一览菊花的风采。”



绽放的菊花。

又到一年赏菊时 人民公园菊展美不胜收

要说人民公园菊展的渊源，恐怕还得从成都人爱菊的文化基因讲起。刘孝昌说，成都人栽培菊花的历史悠久，自古就是我国主要的种菊城市之一，最早可以追溯到东汉时期，在蜀郡守文翁所建石室书院内，就发掘出了菊花浮雕。到了宋代，景焕所创作的《牧豎闲谈》记载：“蜀人多种菊，以苗可采，花可入药，因旧悉植郊野。”

“清末时期，成都的花农就特别多，光三洞桥周边的菊花花农就有20多户。在清末《成都百科全书》《成都通览》中也写到，当时著名的花农朱懋先种植菊花达万余株，品种达千种，有深紫、墨紫、金红、朱砂香菊等名贵品种。还有瞿九高，他种的菊花也十分有名。”而这些菊花，都是后来人民公园菊展中名菊品种的来源。

1953年，成都人民公园举办了第一届菊展。但其实，在人民公园还未得名的那些年，已经有“菊花会”的存在。“那个时候，人民公园还叫少城公园，菊展也不叫‘菊花展’，而是‘菊花会’。上世纪20年代，‘菊花会’就已经开始举办，还推出了100多个菊花品种。到了1952年，人民公园专门成立了菊圃，收集本地130多种菊花品种，又引进了200多株菊花，才有了1953年的首届人民公园菊展。”

说起往事，刘孝昌历历在目，首届菊展举行时万人空巷的盛况，已经永久地烙印在他的心中。在菊展中，不仅能赏菊、咏菊，还有小吃、表演，颇有些青羊宫花会的意味。“到今年，成都人民公园菊展已经是五十九届，这是老成都人每年秋天最重头也是最期盼的活动。”

『懒梳妆』西施醉……名贵品种看不尽

人民公园菊展的规模一年大过一年，名贵的品种也屡见不鲜。据媒体报道，2020年举办的成都市第五十八届菊花展，共有800多种、20万盆菊花集中展出。不正是“满城尽带黄金甲”的一片傲然怒放，而是“姹紫嫣红”般色彩丰富的视觉冲击。

刘孝昌对于菊展最有趣的记忆，是上世纪60年代，除了惊叹于菊花形态之美、菊展品种之多，对于当时身为初中生的他，最好耍的还是给菊花“取名”的环节。原来，那时在广场的纪念碑下，会摆放各种名贵的菊花品种，来观展的群众都可以为其取名。于是，“帅旗”“懒梳妆”“金裹银”“碧空银花”“梨香菊”等令人赞叹的名字逐渐出现。

“最有意思的，就是‘懒梳妆’这个名字了。当时学生们一起赏菊，看到有一株垂丝菊，花瓣细长，就如同头发一般弯垂披散，往四处支开。刚好老师在责骂一个没有梳头的女同学，说‘你看这个女娃娃，头都不梳’，就给那株垂丝菊起名叫‘懒梳妆’，现在想来，真的是太贴切了。”除此之外，硕大的菊花叫“玉环肥”，小型的菊花叫“飞燕瘦”。还有最珍贵的紫黑色的菊花，起名为“墨荷”，就像水墨画里的荷花一样；白黄双色交接的菊花，就取名为“金裹银”。“还有一种菊花，得名‘梨香菊’，因为有淡雅的清香，就跟梨花一样。”

回忆起那些岁月，刘孝昌仍历历在目。在那个物质远不如当下富足的年代，人民公园数不胜数的菊花，已然是成都在秋风萧瑟的晚秋，所得到的欢乐和慰藉。

封面新闻记者 李雨心 除署名外为受访者供图

霜降寒意深 人间至此秋色尽

“霜降鸿声切，秋深客思迷。”寒意渐重，不知不觉，秋季的最后一个节气霜降也过去了。10月23日恰逢霜降时节，这是一个秋季到冬季的过渡节气，而天气渐寒始于此时。

“重阳过后，就是霜降了，这时最大的气候特征，就是昼夜温差大。白天还算秋高气爽，到了晚上就寒气逼人。于是在此时，旧时成都的嬢嬢们，已经拿出了烘笼，提上床去烤了。”在民俗专家刘孝昌的描述中，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成都人迎接霜降的画面，仿佛缓缓铺开在眼前。

取暖神器烘笼提上床 一不小心要“打梦脚”

寒意渐浓后，打开社交网络平台，“穿不穿秋裤”仍是网友们打趣争论的话题。在阴冷而潮湿的成都，怎样熬过霜降之后的漫长冬日，的确需要不少民间的智慧。在那个没有空调、羽绒服的质朴年代，由竹子编成的“取暖神器”烘笼，让不少老人熬过了冬日的刺骨寒意。

“霜降的时候，晚上就已经很冷了，寒气从脚底下漫上来，冻得人直哆嗦。当年的老成都家里，这个时候基本上家家户户必备烘笼，晚上就将烘笼提到床上，可以暖被窝，免得睡觉的时候僵手僵脚。”刘孝昌说，成都本地的烘笼一般用竹子编成，里面有个倒扣的泡菜坛子盖子或土巴碗。将木炭或木块燃烧后，红红的炭火放到烘笼里，就可以取暖了。旧时成都基本都用木炭，做饭后剩的余火，就可以放进烘笼里，帮助一家老小度过寒冷的长夜。“那个时候物质还是很匮乏的，一家人几个娃娃盖一床被子，贫苦人家几乎全靠烘笼来取暖。”

成都有一句方言叫作“打梦脚”，本是指人在睡梦中不受意识控制用脚踢蹬的行为，在川话中又指头脑糊涂，做事不集中的状态。而在床上烤烘笼时，最怕的就是“打梦脚”了。“若一不小心踢翻了，就会把铺盖都烧着。所以那时的打更匠，夜晚就会沿途叫喊：‘要把烘笼提下床哦。’”当下，随着空调、电炉等取暖设施的普及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，成都街头已经难觅烘笼的身影了。“现在都没有这个东西了。”刘孝昌感慨道。

羊肉红薯柿子飘香 晚秋的美食可别错过

霜降的来临，受到影响的不仅是感到冷意的人们，还有在地里生长的农作物。“霜降一到，狮子山、凤凰山那一带的农家们就忙着挖红薯了，因为红薯受了霜就坏掉了，不能吃了。”刘孝昌说，“那个时候，卖烤红薯的小摊贩们，就挑着担子开始叫卖了，陶罐一掀开，烤得香甜软糯的红薯还冒着热气，满街都是香的。成都陆续也有卖羊肉汤的了，旧时城区的东南西北门上，四条大街都有羊肉铺子。”

此外，在霜降节气，民间还有“补冬不如补霜降”的讲法，且认为“秋补”比“冬补”更要紧。于是，吃柿子、煲羊肉、吃鸭子等等，都成为了“秋贴膘”的首要选择。

“天气一冷，连睡觉的方位都要改变。‘凡人卧，春夏向东，秋冬向西’，说的就是睡觉卧倒的方向。因为古人认为秋冬属阴，头朝西睡可以安养阴气。”刘孝昌说。

封面新闻记者 李雨心



千姿百态的菊花吸引人们来一场摄影PK赛。 曹运东 摄